

歷史空間

南宋的主旋律

（下）

張衍樂

因此，南宋的「主旋律」，不僅是岳飛在劫難逃的屠刀，更是小朝廷自我葬送的喪鐘。

說到這裡，值得一提的，正是在這「主旋律」的支配下，南宋文武出現了兩極分化。

軍事上，武備廢弛，長城自毀，「王師」一觸即潰，根本不能打仗，而初年的三大名將結局迥異：岳飛滿門被害，韓世忠退隱悠遊，張俊投靠秦檜，成為加害岳飛的幫兇。

文化上，「國家不幸詩家幸」，一大批詩人詞家橫空出世，經典篇章源源不斷，群星燦爛，浩瀚輝煌。原本婉約纏綿、低吟淺唱的宋詞，風格上出現了兜圈子般的戲劇性變化：南宋前期，國家危亡迫在眉睫，面對山河破碎，同仇敵愾的文人們抑鬱不平，怒髮衝冠，誰都無心再唱卿卿我我，詞風因此一改纏綿陰柔為慷慨激昂。南宋中、後期，宋金和談，南北分治，「臨安」嘴臉原形畢露，偏安木已成舟，大勢已去，任憑文人們壯懷激烈，「闌干拍遍」，嗚呼喊啞，卻回天無力，慷慨激昂的亢奮情緒日漸消失，詞風又回歸婉約柔媚。

王朝為之日暮途窮，文壇卻滿園春色關不住，真可謂歡唱兩非也！

在無限感慨中別過忠義亭，再往前便見與之遙相呼應的武大郎炊餅攤。那是一尊活體「雕塑」，也是一個搞笑的「模倣秀」。只見遊客們將「武大」團團圍住，有的買他的「炊餅」一飽口福，有的則拽着他合影以為「留念」。尤其一些年輕的女遊客，嘻嘻哈哈爭相與「武大」吊膀子留影。財源滾滾，美人爭搶，矮墩墩、胖乎乎的「武大」樂不可支……啼笑皆非之餘叫人唏噓，這哪還是當年陽谷縣裡那個終日愁眉不展的愁眉漢！

故事裡的一些歲月悄然而逝，歲月中的一些故事重上心頭。「武大郎炊餅攤」，這個當年「第一街」上子虛烏有的「故事」，很容易讓人想起原產於杭州的「莫須有」。是的，仔細想想，這「炊餅攤」何嘗不就是個「莫須有」？！「莫須有」既是秦檜的發明，也是「主旋律」的題中之義，更是南宋的一大「歷史貢獻」。自從有此一辭之後，千百年來，中國出現過多少「莫須有」？尤其挺身而為德先生、賽先生奔走呼號的中國知識分子，有多少人倒在「莫須有」的罪名下？「莫須有」妙不可言，「莫須有」隨時恭候，「莫須有」血債纍纍，「莫須有」罪惡滔天！儘管老賊秦檜夫婦、萬俟卨、張俊等已在「臨安」城，在朱仙鎮為之謝罪長跪不起了，但那畢竟只是世人洩憤的一廂情願，所謂「天子聖明，罪臣當誅」，當一回替死鬼罷了，豈等於陰魂散盡！

說話間，我們來到又一處街頭雕塑前。這是一組饒有興味的黃銅群雕，描繪的是舊日杭州的市井生活，共有5人：一中年漢子將剛從街井裡提上來的泉水往自家水桶裡傾倒；漢子的右側，一中年婦人坐在井旁的小竹椅上，一邊在腳盆裡用搓板搓洗衣服，一邊欣慰地瞧著面前吹泡泡玩耍的孩子；漢子的左側，是一對母女，她們坐在凳子上閒適地剝著蓮子。此外還有一把虛席以待的小竹椅。杭州人的生活是從井邊開始的，場面頗為典型，生活氣息十分濃郁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，尤其心理刻畫，於不動聲色中悄然完成，巧妙得令人叫絕！連我這門外漢都能看出，群雕完全是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。創作者的藝術追求令人心動不已，我們紛紛坐在那把空置的小竹椅上，將風塵僕僕的身軀融於當年吳越文化的一個細胞，品味一番已然遠去的市井親情……

說來耐人尋味，鄰里和睦，安居樂業，本是人心所向，但廣義地看，又何嘗不是一種割不斷血脈的文化傳承？它為人類所共有，無國界、時空之限，也不分種族、信仰、制度、意識形態等等諸如此類之別，不以任何個人或集團的意志為轉移。因此，它，唯有它才配稱歷史長河中的主旋律。雕塑的創作者也許完全沒有意識到，是他們在文化這架「巨無霸」鋼琴上，不經意間彈奏出一串轟然作響的滾滾洪音。而趙構的那個「主旋律」呢？難聽點說，不過一臭屁耳。

不知不覺間我們轉到了著名的大井巷。它是杭州人的福祉，蓋因巷內有一令人咋舌的大井。該井周四丈，深約4米，舊名寒泉，又名吳山井、吳山泉，俗稱大井。相傳係五代吳越國和高德韶所鑿，井水不雜江湖之味，甘甜寒冽，異於眾井。1247年杭城大旱，城中諸井均已乾涸，獨此井不涸，日下萬鍾，井水仍然不增不減，故又稱「錢塘第一井」。當年井口無蓋，常有入掉落井中。南宋紹興年間由太尉董德元捐錢，用大石板蓋住井口，上開五眼，成為五眼井。我等平生從未見過這種井，自然倍覺新奇，都情不自禁下到井邊去開眼界，只見井圍為六邊形，井壁用條石菱角式砌築，井旁立「吳山第一泉」石刻一塊，記述當年此井救濟百姓的事跡。品讀這些文字，人們也就不難理解杭州人的生活為什麼會從井邊開始。或許，吳越文化的一個源頭，就在這裡？

在河坊街上流連，雖未發現林升題「反詩」的那家旅店，但卻感覺巷口似乎格外多。不長的河坊街上，那一處處巷口露出的一條條羊腸小道，很容易勾起人們的聯想浮想。通往老巷深處的這些羊腸小道兒上，曾經發生過多少故事，閱盡了幾多滄桑？它們又向你訴說著什麼？我忽然想起東京汴梁的宋都御街，那是當年北宋的「第一街」，寬闊平坦，條管筆直，甚為氣派，而眼下這條「第一街」呢？除開繁華之外，還有哪一點能與之相像？地形外貌、佈局結構、環境聲氣、風格氣質，全無半點共同之處！「暖風熏得遊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」，完全可斷言，如果不是那該死的「暖風」，將「遊人」熏醉，使其骨子裡發生霉變，令其靈魂出賣，他們怎麼可能直把杭州作了汴州啊！南宋152年，趨趨起起的，與其說悲憤的句號畫在大海上，莫如說就畫在這「暖風」裡！夕陽西下，我們走出河坊街，忽聞「樓外樓」的歌聲隱隱傳來……

心靈驛站

蒲繼剛

躲在苦瓜蔓下

那是最熱的日子——三伏天，正是萬物生長熱烈的季節。在工廠，我們單位是在室外工作的，我當時在那裡管事。最熱的那幾天，水井突然壞了，這關係到這個地區上萬人的生活用水，再熱，也要搶修。

那口水井的位置正好在一片空地上，周圍沒有樹，也沒有高大的建築，只有四周種的一片片菜地。工友們把井管拔了出來，接着是維修電機。那是一項很累，又很細緻的工作，要剝線，接線，護理修復，麻煩極了，可還不能躲到蔭涼處去幹。

七月的烈日當空，陽光灼得人臉和皮膚生疼，頭頂也直發麻。真想有一片綠蔭覆蓋在頭上。我望望四周，見前面是火紅的辣椒；右邊是紫色的茄子；後面是碧綠的空心菜，只有左邊是一片不及一人高的苦瓜藤。我們只好走過去，躲在那不及一人高的苦瓜藤蔓下，在苦瓜藤蔓下的陰涼裡幹活。

翠綠的七瓣齒狀葉片，黃色的五瓣形小花，枝枝葉葉的籐蔓順着竹籐籬伸向遠處……那籐蔓似乎是幻想的翅膀，伸出很遠很遠，籐蔓上結滿大大小小的果實，果實又終於幻化成冰雕玉琢的苦瓜，小的翠綠；中等的慢慢變白，或一頭綠，一頭白；長熟的則慢慢變紅，或一頭紅，一頭白，或變得全身發紅。我們躲在苦瓜的籐蔓下撥線，接線，漸漸有了一絲涼意。一陣淡淡的，若有若無的清香飄過鼻尖，那是鮮甜特有的一種清香味。

我這才意識到，我從來沒有這麼近距離觀察過苦瓜，生存的熱烈與艱辛，讓我首次離苦瓜這麼近。原來苦瓜是這麼耐看，意味深長。我記起植物書上關於苦瓜的描述：苦瓜，為葫蘆科苦瓜屬植物，一年生攀援草本，莖多分枝，全國各省區均有栽培。

苦瓜的果實苦、寒，具有清暑、去熱，明目、解毒的作用，對中暑、痢疾、赤眼等症均有療效，其根、莖、葉，對毒瘡、牙疼、胃病、便血的治療也有作用。呵，苦瓜、苦瓜，它多像我們這些社會底層的草根百姓。

我想起小張師傅，他人精瘦，技術好，又特別能吃苦。但在沉重的「三座大山」的壓迫下，小張師傅過得艱辛而痛苦。他在農村的老爹原來身體特別好，因為上樹為羊吃砍的樹葉，摔斷了脊椎，在醫院花去了近萬元的醫藥費，卻沒有好轉，老爹為了不拖累家人，最後竟絕食而亡。那是多麼揪人心扉的事，但我們只有忍着。還有女兒上大學的大劉，女兒上的是藝術學院美術專業，每年近一萬元的學雜費，壓得他簡直喘不過氣來。還有得了嚴重肝病，卻看不起病的小宋。還有吃苦耐勞的軍軍，生活艱難，迫使他最後去偷工廠的東西，而被開除……

我們生活在底層的老百姓，在今天的社會中，幾乎每個人都都有苦澀而艱難的故事，活得比苦瓜還苦！但我們卻像苦瓜那樣用苦澀的身體，默默創造着財富，為社會奉獻着甘甜……

苦瓜，造物主造就了如此苦澀的生物，它卻有這麼大的用處。它就像我們這些卑微的生命，遍佈各地的草根階層，艱辛地活着；執着地活着；忍氣吞聲地活着。你看，苦瓜那深深淺淺的身上，溝壑遍佈，就像佈滿了生命的苦難，在這個強悍而又不講道理的世界上，生得艱辛隨時會壓垮它，但它卻毫不畏懼，它翠綠的七瓣齒狀葉片，黃色的五瓣形小花，枝枝葉葉的籐蔓，生長得如此熱烈、燦爛，結出苦澀而又美味的果實。是的，生得艱辛使我們每個人都感覺到活下來的壓力，尤其是我們這些工薪階層，在這七月熾熱的陽光下，依然要頑強地工作，拚搏，才能生存下來，才能養活自己與家人。現在，我們在七月正午的陽光下，勞累得直喘氣，等到傍晚，等到我們幹完活後，喝點啤酒，吃點涼菜，就什麼都不在乎了。

黃昏終於來臨，夕陽給碧綠的苦瓜塗上了一層金黃的顏色，顯得美妙而神秘，我們終於修好了水井。

枝枝葉葉的苦瓜籐蔓正順着竹籐籬伸向七月的深處，我總覺得那是苦瓜對未來執着的嚮往，對總要到來的未來美好的幻想。

生活這麼艱辛，我們這些「苦瓜」還有幻想嗎？我想，幻想還是有的，想社會能夠變得公平、正義；想我們的勞動能結出應有的美麗果實；想我們靈巧、勤勞的雙手能把果實公平地採回家，讓自己和家人獲得快樂！那樣，雖然我們依然像苦瓜那樣卑微、渺小，但我們便有信心，讓生活苦盡甘來，更可以像苦瓜那樣，簡單而快樂，還可以像苦瓜那樣，讓幻想的籐蔓伸得很遠，很遠……



「錢塘第一井」。網上圖片

古今談

是宋徽宗的畫嗎

中國古來的名畫家中，有一位是皇帝，就是宋徽宗，趙佶。他的畫還真畫得不錯。

但是，作為皇帝，他卻不是個好皇帝。他重用蔡京。蔡京勸他最要緊是好好享樂，「太平為娛，歲月幾何，何必自苦」（見《宣和遺事》），他也真的有許多享樂的主意，他以十多年的時間建一處巨大的園林「萬歲山」，兩個山嶺，共有二十四處樓台亭觀。向民間去徵求建材，當時稱「花石綱」。《水滸》裡面，好漢劫了送給蔡太師的生辰綱，不外是花石綱千萬宗中的一宗。那時宋江反了，方臘反了，天下到處不安，這個昏君還聯合金國去打遼國，想佔便宜，結果，金兵大勝，滅遼，一直南下打宋。宋徽宗把帝位交給宋欽宗。但不久金兵過了黃河，宋徽宗、宋欽宗都成俘虜。北宋亡。

不知道這個畫家皇帝在作俘虜被囚的時候，還有沒有機會作畫。如果他多留下些畫，現在拍賣，都可以有天價了。

他留下來的畫中，有一幅《聽琴圖》，很有名。但是真偽有過一些爭論，談談也很有趣。

《聽琴圖》曾收藏在清內府。《石渠寶笈三編》（清

乾隆時編的內府收藏目錄）以及胡敬的《西清札記》都有記載。《西清札記》的描述是：畫中一人坐着彈琴，下面有二個人在入神地聽。胡敬說彈琴的就是趙佶，下面右首聽者穿紅袍的是大臣蔡京。胡敬認為這是宋徽宗趙佶的自畫像。

宋徽宗不但自己畫得好，喜歡作畫，還建立了畫院，使宋代的花鳥畫、人物畫水平達到了高峰。因此，有人認為，傳世的宋徽宗畫，題材、風格都很多樣，有的可能是畫院中人的代筆。元代湯屋說，宋徽宗的畫，如果是真的，他一望就知道（原文：「余自可一望而識」）。不過胡敬認為是宋徽宗的自畫像，也就是說，他認為這是宋徽宗的畫。另一方面，他又認為上面蔡京的題字題得沒有道理，不應該在這地方落筆。

既然有這個問題，是不是應該懷疑是偽作呢？

不過，畫作的真與偽，還是應該由畫作本身去判斷，這裡只能夠是提出了一個問題。

《聽琴圖》是直幅屏條，畫中間是一株高高的松樹，松下坐一人撫琴，下面左右有聽琴者。左上角宋徽宗用他的瘦金體寫了「聽琴圖」三字，左下角用他

慣用的符號題款「天下一人」。整個佈局很妥貼。如果說留下有空位，那就只是松樹上面的一塊了。那麼，蔡京的題詩，就題在這裡。

題在這裡，在畫面的處理上不是好辦法，但問題還不在此，因為這題詩的位置，比宋徽宗自己寫的「聽琴圖」三字還要高，這就顯得大不敬了。所以胡敬說這樣題字是「肆無忌憚」。

胡敬的批評有理由，在那封建時代，這是太欠一些「忌憚」的。

在這個有些蹊蹺的問題上，鑒賞家謝稚柳先生以他的經驗與學識作了思考，看出了一些問題，很有趣。

首先，在題字的位置上，謝先生認為倒不是大問題。因為他見過宋徽宗其他的畫，上面也有蔡京的題字，看來那時並不很講究這問題，因為宋徽宗的另一畫作《御鷹圖》上，蔡京的題字就緊挨着這三個字題滿一大塊；在《文會圖》中，蔡京的題詩又在宋徽宗「天下一人」的簽押之上。

題字的位置並不重要。但另一件事，題詩的內容，卻是值得分析的，蔡京在《御鷹圖》中的題字頌揚「皇帝陛下，德動天地，仁及飛走」；在《雪江歸棹圖》中，說「陛下以丹青妙筆」作此畫。可是在《聽琴圖》中，在《文會圖》中，卻一句加以頌揚的話也沒有，這反而是一個問題。

謝稚柳先生就在這個疑點上思考，推論出這些隨便題字的畫，可能只是畫院中人畫的，又是皇帝題了簽。這推論有點曲折，又很有道理。

吳羊璧

豆棚閒話

可娶

馮磊

與林妹妹。再次，無論外力如何干涉，兩人心心相印、相敬如賓。最後，陳芸的大度，甚至考慮到為丈夫物色女人。這一點，或許為今天諸多為丈夫所不齒的女人做。這一人所苦思冥想而不得的肥皂泡。但，在那個時代，男人納妾卻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。陳芸張羅給丈夫納妾，顯示出的恰恰是對兩人情感的信任。

誰是中國文學最可愛的女人？作問卷調查，答案肯定五花八門。有人可能請出木子美或X寶貝。理由嘛，當今這個社會，男人已經成為消費品，叛逆已經成為獵獵飄揚的旗幟。喜歡偷窺的讀者，當然會翹大姆指。估計有人會請出潘金蓮，稱其為中國當代文化的CDS做出了巨大的貢獻。當然，更多的人或許會推薦李清照們，她們其實就是文學的一部分。

但，如果評委是林語堂，恐怕要另當別論。在《浮生六記》的序言裡，林語堂寫道：「芸，我想，是中國文學上最可愛的女人。」至於為什麼是陳芸，林說，因為沈復是中國文學上最幸福的女人。

用男人的幸福與否來評價女性的可愛與否，似乎是一個靠譜的辦法。當然，如果你是女權主義者，這話反過來講也成立。蘇格拉底說過，「娶一個好老婆，你會很幸福；娶一個壞老婆，你會成為哲學家。」——他的話，成了無數男人嘴邊的口頭禪。

陳芸的可愛，不在於她的天香國色。實際上，沈復也沒有說自己的老婆姿色天下第一。陳芸的可愛在於，她是獨一無二的，是最適合沈復的女人。天下絕美的女子或許有的，卻未必就適合嫁給沈復。比如潘金蓮，本是絕色尤物，不過她不甘心嫁給武大郎。後來紅杏出牆，最後還害死了親老公。

陳芸和沈三白的美好，首先在於青梅竹馬、兩小無猜，就像今天中學時代的前後座位，異性啊，異性。其次，少年夫妻，共享了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，猶如買寶玉

病來。男人找老婆該找什麼樣的人，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。如果就是毛頭小子，首先得拆掉大明星吧？人家男人多矣，就是做二奶，也得嫁入豪门。你囊中羞澀，還是別做非份之想。其次，得拆掉美女作家吧？人家把自己的性交紀錄公佈於眾，這種作風帶到家裡，不氣死你也嚇死你。還有，即使文學女青年，你也娶不得。人家左一句志摩，右一句胡蝶，神經兮兮不把你逼成哲學家才怪。另外，芙蓉姐和鳳姐得排除在外，你的小樣兒，人家還看不上眼呢。至於武林女俠俠超風、滅絕師太無塵……想來想去，適合做老婆的，確實不多。

《倚天屠龍記》裡的小昭妹妹不錯，《鹿鼎記》裡的雙兒也不錯。但，雙兒和小昭在今天，怎麼看也是萬裡挑一的角兒，即使人家願意嫁隨離魂（咱不說嫁狗隨狗）走，你自己有張無忌那樣的武功和韋爵爺那樣的狗屎運可走嗎？娶老婆，還是陳芸好。

遊從瞬間

突尼斯

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，頭條國際新聞是突尼斯騷亂：

「北非國家突尼斯自去年開始出現騷亂，民眾對政府貪污腐敗、物價高漲及失業率居高不下深感不滿，進而引發流血衝突。」

報道描繪首都突尼斯城中亂象：遊行、吶喊、標語、口號、槍聲、大火、催淚彈、消防車、汽車燃燒、硝煙四起……

那就是我在三個月前看到的那座寧靜美麗古城嗎？

我們所乘坐的那艘郵輪要遊歷八個城市：熱拿亞、米蘭、馬賽、巴塞羅那、馬耳他、突尼斯、墨西哥和羅馬。導遊介紹說，對於遊客來說，其中只有北非國家突尼斯最為安全，其他歐洲城市都是小偷的天堂，要好好看住自己的錢包；只有在突尼斯，你的錢包安全無虞。因為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尼斯對小偷施以嚴刑峻法：砍去你偷盜的那隻手。

旅遊網上介紹突尼斯的美麗風景，我在突尼斯都見到了：浪漫的藍白小鎮，安達路西亞風格的圓頂小屋，悠長曲折的深深小巷，蔚藍大海旁邊的石板路兩邊，五顏六色的陶瓷和掛畫在風中招搖，阿拉伯風情的蔓藤盤旋在一道道對稱而迷幻的院牆上面，藍天下，夕陽里，坐落於比薩高地的迦太基舊城遺址里那千年劇場和浴池廢墟殘垣，黃土悠悠，讓我想起阿加沙·克里蒂著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中的背景。

這一切我都看到了，可在我心裡久久盤旋不去的，卻是濃黑暮色中回盪在清真寺上空悲愴的唱經聲，那時我正行走在一條幽深的小巷，頭頂上是一線藍黑色的天空，剛剛路過市中心廣場，那呆坐在廣場中央圓形花壇上的那一圈年青人的臉龐，在我心中閃現。他們投向我們旅遊車的目光，似曾相識。其中閃露出的情緒，是憂傷嗎？是憤懣嗎？我说不準。所以回來後我寫了好幾篇文章，寫到羅馬、寫到巴塞羅那、寫到墨西哥，唯獨沒有寫突尼斯。似曾相識的東西，最不好寫。

突尼斯是我唯一跟團遊的城

市。因為逗留時間短，而郵輪泊岸的碼頭離城太遠了，又不像其他城市提供接駁巴士。我參加的是「文化歷史之旅」團，主遊迦太基古城，然後去麥地那老城購物。那裡除了古老的清真寺和宮殿，還有「典型阿拉伯式市場」。

導遊領著我們穿過一條濕漉漉的窄巷，便到了一條兩旁排列著商舖的長街。每個店門口都站着三三兩兩的阿拉伯人，一見我們走過，便蜂擁而上，口中吐出生澀的英文：

「買吧買吧……」

「買吧買吧……」

導遊叫我們別理他們，他把我們領進一家大商舖，通過一個燈光明亮擺滿貨物的店堂，走過一道吱呀作響的木樓梯，來到一間上下左右都是五顏六色絨毯的房間。我們被安排在四圍的長凳上坐下，然後一位阿拉伯老者走到屋子中間，開始了滔滔不絕的宣講。他講的是阿拉伯文，我一句也聽不懂，但我完全猜得到他的意思。因為此情此景，我參加國內旅遊團時見得太多了，無非是兜售那些絨毯。這回面無表情坐著變成了我和我的旅行們，老者說得口水橫飛，他的助手，一些面色沉鬱的青年，默默抬著捧著一塊塊的手織毛毯到每個人面前，以目光傳達他們強烈的訴求：買吧買吧！我一律報之以搖頭，兩隻手緊緊按住我的手袋，比在那些小偷橫行的歐洲城市按得更緊。

新聞中說，一位青年大學生小販的抗議性自焚是突尼斯動亂的導火線，這時，我心中再一次地閃現市中心廣場上那一圈青年。還有麥地那商舖門口那些兜售旅遊品的小販，那麼絢麗的背景！那麼淒涼的目光！

寧靜美麗的古城突尼斯。網上圖片